



「韩」车侑陈著 刘雅恩译
《村上春树·美食》
台海出版社



《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
赵林著
中信出版集团



「德」卡尔·洛维特著
《纳粹与哲学家》
广东人民出版社
区立远译

舌尖上的隐喻

□张无极

在村上春树的文学宇宙里,金枪鱼三明治与威士忌苏打水从不只是果腹之物。韩国料理人车侑陈的《村上春树·美食》以独特的美食视角切入,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村上文学肌理的秘密。当我们跟着作者重温《挪威的森林》里直子的炖菜、《且听风吟》中的“艺女意面”,会惊觉那些飘散在字里行间的食物香气,早已超越了味觉范畴,成为解码村上哲学的关键密码——它们是孤独容器,是记忆的载体,更是存在主义困境中闪烁的微小。

村上春树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都市孤独者,而食物往往成为他们确认自身存在的锚点。在《村上春树·美食》中,车侑陈敏锐捕捉到这一特质:“独处的好处不言自明。一个人做什么都不必过于拘束。”这种孤独在《挪威的森林》渡边的早餐场景中尤为明显——“煮咖啡,烤面包,煎鸡蛋,边听音乐边吃”,简单的早餐仪式成为对抗存在之轻的日常修行。正如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村上衣柜里的速食面与冰箱里的啤酒,实则是都市人在人际荒漠中构筑的孤岛,食物的温度成为抵御孤独的最后防线。

车侑陈以《1Q84》中青豆的蛋白质饮料与天吾的咖喱饭为例,指出这种“极简饮食”折射出后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状态。青豆的自律饮食是对身体的规训,天吾的咖喱饭则是创作困境中的能量补给,两者共同构成了“食物即生存策略”的隐喻。这种书写与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形成跨时空对话——当传统社会的“饮食仪式”被解构,现代人只能在食物的碎片化消费中寻找存在的确定性。

食物在村上作品中常充当记忆的触发器,这与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异曲同工,却更具东方美学的含蓄特质。车侑陈在书中还原了《舞!舞!舞!》中“海豚宾馆”的早餐场景:“煎蛋、烤面包、沙拉、咖啡、餐具碰撞的声音里藏着六本木的晨雾。”食物成为连接现实与超现实的通道,正如主人公穿越时空的味觉记忆,实则是对逝去时光的温柔打捞。

车侑陈在书中提出“烹饪即存在主义实践”的观点,这在村上作品中有着鲜明体现。《海边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的煎蛋卷制作,被解构为“孤独少年的自我救赎仪式”——打破鸡蛋的瞬间,既是对旧我的确证,也是对新我的召唤。这种将日常烹饪升华为哲学行为的书写,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形成奇妙共振:当烹饪成为重复的日常,主人公在搅拌、调味、摆盘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荒诞人生的诗意抵抗。

书中特别收录的8份“主人公定制食谱”,如“绿子的番茄奶酪沙拉”“中田的味噌汤”,实质是对村上人物精神世界的味觉转译。绿子的沙拉用新鲜番茄搭配奶酪,酸甜交织的口感暗合其热烈又脆弱的性格;中田的味噌汤则以传统日式风味,隐喻其看似愚钝实则通透的生存智慧。这种“美食肖像画”的创作理念,让文学人物从文字符号转化为可触摸、可品尝的立体存在。

书中对村上“威士忌美学”的剖析尤为精彩。从《挪威的森林》的“苏格兰威士忌”到《刺杀骑士团长》的“波本酒”,酒精作为食物的延伸,成为都市人逃离现实的精神出口。车侑陈引用日本酒文化中的“醺然”概念,指出村上的饮酒场景实则是对“本真自我”的短暂释放,这种书写与三岛由纪夫的“酒神精神”形成对照,却少了分暴烈,多了分微醺后的温柔凝视。

作为“探访村上春树”系列的美食卷,本书突破了传统作家研究的学术窠臼,创造了“文学+美食”的跨界叙事。车侑陈的料理人身份赋予文本独特的质感:她对食材的精确描述(如“昆布出汁的黄金比例”)与对文学场景的细腻解读相得益彰,如同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场味觉的“双重视野”。书中的全彩手绘与私家食谱,更将文字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活美学——读者不仅能读村上,还能通过烹饪进入村上的文学宇宙。在本书中,食物成为跨越文化壁垒的密码。当韩国料理人解构日本作家笔下的意大利面,这种跨文化的味觉诠释,本身就是对“村上全球化”的最佳注脚——在寿司与意面的交融中,文学终于超越了地域边界,成为人类共通的味道记忆。

村上春树曾说:“活着就意味着必须要做点什么,请好好努力。”在《村上春树·美食》中,这句话有了新的注脚——好好吃饭,认真生活,就是对虚无最有力的回击。车侑陈用料理人的细腻,将村上文字中的烟火气转化为可触摸的生活仪式,让我们在速食文化盛行的今天,重新发现慢食与慢读的力量。或许,这就是美食书写的终极意义:在快与慢、虚与实的交界处,为每个孤独的灵魂留一盏温暖的灯,一盏照亮餐盘与书页的灯。

一士之谔谔

□陆远

在那些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中,从来不乏毁誉参半者。即便在他们身后成百上千年,人们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依旧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这往往也正是他们不朽的魅力所在。即便在这样的人群中,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也称得上最特立独行、怪诞诡谲的一位。

他把一切不协调的东西集于一身,终其一生都在崇高与卑劣、美德与邪恶两个极端之间流浪,从一个端点向另一个端点跳跃。他生前困顿窘迫、历经磨难,招致了那个社会的普遍愤怒和痛恨,所有曾经与他相识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的敌人;死后却声名远扬,获得了他本人在世时从未刻意追求乃至退避三舍的巨大荣耀,赢得许多心灵相通者热情的眼泪。所有通过他的著作和传记认识他的读者,又几乎没有不对他深怀敬意的——18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康德在简朴的寓所里唯一陈设的装饰品,就是卢梭的画像。中国哲人梁启超在读过卢梭作品后感慨道:“千百年后,读其书,想其风采,一世之人,为膜拜赞叹。”也正因为如此,在学者赵林心中,卢梭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抗拒的心灵力量和激越澎湃的思想热情,不仅成为19世纪西欧社会革命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中所有敏感心灵永恒的精神家园,其影响渗透到 he 以后一切时代的精神生活中”。《浪漫之魂》是赵林对卢梭坎坷生平 and 思想遗产的评述,却又绝非一本普通的名人传记,用赵林自己的话说,自己的脉搏与卢梭的心脏按照同一频率在跳动,“卢梭就在我的血液里!”

卢梭忧郁柔美的浪漫气质可以追溯到他从小失去母爱的孤独感,也得益于少年时期在瑞士贵族华伦夫人那里受到的情感滋润。与之相伴的,是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卢梭在通过华伦夫人接受的哲学、科学和艺术熏陶。

从瑞士到法国,卢梭也曾一度跻身巴黎上流社会,周旋于贵妇人的社交沙龙。但卑微的出身和崇尚自然的性情,使卢梭始终无法融入巴黎上层那种奢靡矫揉的生活方式和无聊虚荣的文化氛围中。而一旦他发现自己神圣的使命——从根本上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批判——之后,卢梭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整个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他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丢掉假发、佩剑之类虚华生活的装饰物,甚至变卖了怀表。(为此,卢梭高兴地对自己说:“谢天谢地,我再也不需要知道时间了。”)面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召见和丰厚年金的赏赐,穷困潦倒的卢梭选择拒绝,多年以后,他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我就只得阿谀逢承或者噤若寒蝉。”

41岁那年,卢梭应征第戎商学院的征文,撰写了名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对欧洲社会几乎所有主流价值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颠覆。从那以后,在生命的最后25年里,卢梭像堂·吉珂德一样,单枪匹马地向整个欧洲上流社会、宗教团体和知识精英发起精神挑战。18世纪是启蒙思想的光辉普照西方世界的年代,欧洲知识分子对科学和理性的弘扬达到历史的高点,卢梭却逆水行舟地声称,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导致人类道德的堕落;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理直气壮地为私有财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卢梭却直言恰恰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各种不平等现象的起源;当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设计了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时,卢梭针锋相对地指出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当伏尔泰为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高奏赞歌时,卢梭却拜倒在情感至上的“浪漫主义”脚下……与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不同,卢梭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充满真诚,也充满痛苦,带着怀疑的目光打量那些被时人狂热膜拜的思想概念:科学理性、国家主义、社会进步。

与生前的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社会对卢梭的评价在他死后不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盛赞他是“法国革命的先驱”甚至“人类的导师”。在去世16年后,卢梭的遗骸被迎入先贤祠安葬,他的思想也旋即在西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掀起了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

据说,拿破仑曾这样感慨:“后人也许会说,为了天下太平,世上最好没有卢梭,也没有我。”卢梭去世已超过240年,如何衡量他的思想遗产,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读一读卢梭的生平与文字,想一想他“违千夫之许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勇气,或许是增强“文化体力”不错的选择。

我思我在

海德格尔的哲学魅力

□思郁

聊二十世纪哲学史,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我对海德格尔的兴趣是肤浅的,我一直很好奇,他身上的魅力是如何展现的?哪怕很多人都知道他身上的污点,曾经加入过纳粹党,迫害过自己的老师和学生,但是他的很多学生依然为他辩护。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汉娜·阿伦特,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情人。1933年,海德格尔接受纳粹的聘请,开始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时候,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开始流亡,先去了巴黎,又辗转到了美国。在离开德国之前,阿伦特曾经写信给海德格尔求证,问他是不是加入了纳粹党。海德格尔回信说她没有此事,但转身就接受了纳粹的聘请,担任了大学的校长。

这个举动虽然伤透了阿伦特的心,但是战后,当她得知海德格尔依然在世时,主动联系他,并且帮助他在美国翻译出版他的哲学著作。阿伦特曾在《纽约书评》发表纪念文章《纪念马丁·海德格尔的八十华诞》,描述了她那整整一代人对海德格尔的仰慕,这段文字如今已广为人知:“他所有的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但这个名字就像秘密国王的传说一样传遍了整个德国……关于海德格尔的传说很简单:思想又复活了;人们认为已死的昔日的文化瑰宝又获得了言说,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些瑰宝所呈现的事物完全不是人们先前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终于有了这样一位教师,人们也许能够从他那里学会思考。”

我对海德格尔有着一种肤浅的兴趣,总觉得阿伦特爱屋及乌,夸大了海德格尔的魅力。但是这两天在读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的自传《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时,几乎发现了同样的海德格尔。值得提及的是,洛维特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纳粹上台后,他先是去了意大利,后在日本安顿了下来,洛维特能够在日本的东北帝国大学谋得教职,得益于他的同学,也是海德格尔学生、日本哲学家丸鬼周造的极力推荐。战后,又在他的同学、跟随海德格尔学习的伽达默尔的推荐下,返回德国,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直到1964年退休。

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洛维特的自传。在我看来,好的自传的标准从来不是写自己,而是写人与大时代的关系,尤其考虑到纳粹上台之后,在德国生活的犹太知识分子面临的抉择和困境,这种自传性的写作尤其重要。所以,这本书中有很多精辟的文字,也写到了不同的人,尤其是洛维特的老师海德格尔。

洛维特当年去弗莱堡大学学习的时候,他本来要追随的老师是现象学家胡塞尔,但是却被胡塞尔的助理海德格尔吸引住了,洛维特回忆说,比起胡塞尔,海德格尔“对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他成了我实质意义上的老师,我的精神得以发展,要归功于他,他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他琢磨不透的本性”。

在书中,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分析海德格尔的魅力以及他甘愿成为纳粹分子的原因。洛维特跟海德格尔学习那些年,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哲学界的“魔术师”,他说海德格尔的魅力就在于他“懂得施展魔法——这就是说,先把某某东西指出来,随即在听众面前让东西消失不见。他讲课的技术主要是先盖起一座思想建筑,然后又亲手把它拆掉搬走,以便将全神贯注的听者置于一个谜团之前,让他留在一片空虚里面”。

洛维特还说,这个矮小的巨人具有一种充满力量的专注精神,深深吸引住了年轻人。但洛维特还说,海德格尔喜欢在生活中将自己封闭起来,把一切与人的联系都阻挡在外,他只喜欢在他的演讲里,用堆砌了各种概念的语言,说着“他与人单独谈话时说不出来的,或者不愿意说的东西”。

这样一个哲学大师,听起来像个高人隐士一样,为什么会甘愿成为纳粹的一分子呢?很多学者因此写了很多书,分析或者替他辩护,说他一时糊涂,迫不得已,当弗莱堡大学校长也就一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洛维特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就算一年之后,海德格尔不再是大学校长,在意大利跟洛维特相见时,他身上依然别着纳粹的徽章。换言之,他从内心认同纳粹的理念,并不认为自己犯了错,后半生,他也从未因为这段经历道过歉。

美国学者马克·里拉曾经在文章中评论海德格尔事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海德格尔大概不会认为自己败坏了哲学,他以为他拯救了哲学。